

罗拉拉——著 AFTER THE STORM

比海更深
文学与艺术访谈录



江苏凤凰电子音像出版社

比海更深

文学与艺术访谈录

罗拉拉——著



江苏凤凰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海更深 / 罗拉拉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83013-096-1

I. ①比… II. ①罗…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47959号

书 名 比海更深

著 者 罗拉拉

插 图 罗拉拉

责任编辑 洪素珍 蔡宇宸

特约编辑 吕 征

装帧设计 周伟伟

音频编辑 蔡宇宸 邵琳雯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电子音像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B座, 邮编: 210009

印 刷 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26千字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3013-096-1

定 价 58.00元

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25-58811570)



作者自画像

目录

昆界

昆曲在南京是怎样成为国剧的 003

不知江月待何人 010

他们与昆曲共生

荣念曾：我们要做未来的“昆” 022

张继青与单雯：两代丽娘传雅韵 028

昆曲名丑李鸿良：戏票笔记，讲述演出幕后故事 033

龚隐雷：等待二十年后的绽放 037

王嘉明：《南柯梦》是一个男人的情怀录 041

施夏明：后台影像川流不息，我只有怀揣相机紧紧相随 046

画境

画里画外之画室

画室杂议 056

周京新的高密度灵魂 060

刘庆和：在画中温和地策动一场反叛 073

常进：峰峦坡岗不会无故起伏	084
朱道平：信步而行，一路道平	096
对话罗荃木：在不确定中寻找可能性	109
秦修平：失重状态下的纠结之舞	137
黄丹：云无心以出岫	147

传承之两代画家

周京新：女儿很有毅力 周尤：老爸状态舒畅	155
萧平：人有深情才能做鉴藏 萧戈：最佩服父亲过目不忘	160
赵治平：儿子很有想法 赵怡文：父亲善于表达	165
吴元奎：儿子能沉下心来 吴静一：父亲爱画如痴	170

剧场

仍在延续的赖声川传奇	177
《蒋公的面子》因何而火	183
孤傲的各爷	192

书中

人是怎么成为他自己的？——张爱玲《爱憎表》之追问	197
关于木心：因误解而抗拒，因理解而相近	208

白先勇的“痴气”	217
毕飞宇：路越走越宽，离人心越来越近	220
鲁敏：传奇或纯真部分	233
全慧文：一个被遮蔽的女人	236

路上

黄永松：中国民间手工艺的守望者	247
“先生回来”，春风走过，大地知道	255
汤国：我对修复古建筑兴趣浓厚	261
薛冰：片纸闲墨，温故而知新	268
黄荭：杜拉斯于我就像命运的神秘印记	279
钱晓征：在工作中体悟人生修炼	284
熊斌故居：兵戎幻境，梦里梧桐	287
在“猪栏”安置我们的乡愁	293
我们爱着旧光阴	301
胡村光景	311
长芦寺，遇见“本来面目”	317

后记

比海更深	324
------	-----

昆
界

昆曲在南京是怎样成为国剧的

朱元璋在南京的一声赞奠定了昆曲的国剧地位；南京一位昆曲演员为演好严嵩曾去相国府“潜伏”三年；汤显祖在南京完成了《紫钗记》；孔尚任为《桃花扇》在南京四处采访；李渔在南京的家班全国有名；袁枚起初对戏曲无感，但五十岁后也成了戏曲评论家；秦淮八艳都是昆曲名伶，马湘兰自己写剧本，李香君擅演“临川四梦”；吴梅带着笛子在曾经的中央大学讲昆曲；甘贡三在“九十九间半”成立南京曲社……南京与昆曲的故事说也说不完。

说起来，南京并非昆曲的发源地，从语言的根源上看亦相差甚远。然而南京对于昆曲举足轻重。在明代，同一个戏两个戏班打擂，失败的远走京城，卧薪尝胆三年；在清朝的南京，曾经大小官员都会唱戏。南京曾经有十六座公共戏台，拥有“南教坊司”……也正是在南京，昆曲才发展成为国剧。

朱元璋的一声赞

相传早在南唐时期，憨厚、宽容、低调的南京人就拥有了很高的艺术审美水平。这与写“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有密切关联。他因宠爱嫔妃窅娘建造金莲台。金莲台高达六米，小脚的窅娘在上面翩翩起舞，这就是南唐著名的金舞台。据说，昆曲中许多舞蹈的理念就来自南唐的舞蹈。

此外，元曲在南京也很发达。而其中部分剧目，比如《西厢记》《窦娥冤》，后来都变成了昆曲，继续在舞台上演。

元末明初，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等各种声腔并举，是什么原因令昆山腔脱颖而出、独占鳌头呢？不能不说跟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

昆山老寿星周寿谊因历经宋、元、明三代，仍“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且能远足，比八十来岁的儿子体力还好，于是被明太祖召见。史书上记载，朱问：“闻昆山腔甚嘉，尔亦能讴否？”周老先生也不怯场，上来就唱了一曲《月子弯弯照九州》，朱赞“此曲甚雅矣”。皇上的嘉许，自然令昆山腔身价百倍。

朱元璋在皇宫中设立了专门的演出机构教坊司，还在秦淮河南岸建造倡优聚居的“富乐院”。1394年，朱元璋在南京建造了十六座公共戏台。传朱元璋每天都要欣赏《琵琶记》。据徐渭《南词叙录》载，朱元璋读了该剧竟然说：“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仍在南京保留了中央六部和“南教坊司”，为昆曲后来风靡全国提供了土壤。

对台戏传佳话

一切总有个过程。据明代大学问家顾起元记载：“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燕会，小集多用散乐……大会则用南戏。”当时多唱弋阳腔、海盐腔。但进入万历时，变为尽唱昆曲：“今又有昆山，校海盐又为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长，延至数息。士大夫稟心房之精，靡然从好。”从明隆庆、万历之交到清嘉庆初年，昆曲辉煌了两百多年，被称为“第一声腔”剧种，佳作最丰富，艺术成就也最高，堪称国剧。

明神宗万历年间，昆曲在“南都”已经相当流行。当时南京的职业昆班多达数十个，其中“兴化部”和“华林部”最负盛名。据后来昆曲名剧《桃花扇》的主人公侯方域所著《马伶传》记载：有一回，从安徽新安来的富商在南京特地邀请两戏班唱对台戏，同时演出《鸣凤记》，还让观众参与评比，明显有“打擂”的意思。“兴化部”扮严嵩的净角马伶，慢慢发觉自己的技艺远不及“华林部”扮严嵩的李伶，便悄然退场，且离开了南京。

他这一去竟有三年。三年后重返南京，邀请“华林部”再赛。这一次，他举手投足惟妙惟肖，赢喝彩无数，结果大获全胜，令李伶折服。原来，马伶此去竟是奔赴京城某相国（传其个性风格颇似严嵩）家，“求为

其门卒三年”，像卧底一样潜伏，用心揣摩学习主人的举手投足。故事谜底揭开后，马伶的戏外功夫亦传为佳话。

时至清朝，“李渔家班”“曹寅家班”等专业昆班名扬全国。而彼时秦淮河畔，一边歌伶，一边书生，亦故事不断。不仅有职业的戏曲演员，文人士大夫清音唱曲之风亦逐渐兴盛。更有传文官阅文件累了，管事的便令下官唱昆曲娱乐解乏，开始还有推辞，后来说不唱者打十板，一个个吓得不敢不唱，还唱得有板有眼。《雪涛谐史》戏称“从来唱曲，要先打板”，即由此而来。

八艳亦为名伶

明代所绘的《南都繁会图》与余怀的《板桥杂记》都有明清两代秦淮河房演出昆曲的记录，而著名的秦淮八艳同时也都是昆曲名伶。要知道，她们不只是唱些散曲，演几出折子戏，而是彩扮盛装之后主演整本大戏。

位居秦淮八艳之首的马湘兰不仅能写会画，画得一手好兰花，而且她通音律，擅歌舞，且为昆曲的编剧与导演。她写有《三生传玉簪记》，还能带领手下演出《西厢记》全本，并带出了许多得其真传的弟子。文人雅士喜欢观赏她演出昆曲，她也因此而闻名。

“冲冠一怒为红颜”中的陈圆圆亦因昆曲名冠一时。十八岁时，她就在秦淮河边彩装演出，扮相美，唱亦佳。名士邹枢说其“演西厢，扮贴

旦红娘脚色。体态倾靡，说白便巧，曲尽萧寺当年情绪”。钮琇《觚剩》卷四《燕觚》亦记载：“有名妓陈圆圆者……每一登场，花明雪艳，独出冠时，观者魂断。”传说有一次，名诗人吴梅村看望知县杨永言，杨永言邀来陈圆圆唱堂会，吴梅村于是点唱在当时很走红的《浣纱记》。因事先没有准备，陈圆圆用棉筋纸加浆糊，点染裁制成了一套西施服装。台下人赞不绝口，台上人却胆战心惊，浑身是汗。吴梅村辞别之后，杨永言才知原委，他笑道：“以后再也不能做这种‘搭浆’（方言，敷衍应付，做事马虎之意）的事情了！”

其他八艳诸如李香君也擅长演“临川四梦”、《琵琶记》，顾媚与董小宛则能合演《西厢记》等。

名士们雁过留声

昆曲三大经典传奇，《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每部都与南京有关。

汤显祖平生爱做梦。他在南京时期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的床头站了一个明艳的女子，于是他拿了一条画有梅花的裙子让她穿上。这就是杜丽娘的原型。他在南京期间，足迹遍布清凉山、大报恩寺、灵谷寺等地，虽说真正完成的传奇只有《紫钗记》，但《牡丹亭》的雏形已在此孕育。

洪昇一生坎坷，六十岁后好不容易《长生殿》被解禁，他也扬眉吐气。曹寅家试演《长生殿》，请他来金陵，著名的曹寅家班边演边征求洪

昇的意见，并立即加以修改，一时间，洪昇风头无两。开心畅饮后归途经乌镇，仆人失足落水，洪昇伸手援助，竟就此落水身亡。

为写《桃花扇》，孔尚任用了足足两个月在南京采访，水西门、朝天宫、莫愁湖、石头城、鸡鸣埭、清凉台、乌龙潭、长干塔、雨花岗、北极阁、桃叶渡、燕子矶、明故宫、明孝陵、天阙山、献花岩、秦淮河、青溪……，乃至栖霞山白云庵，都留下过他的足迹。“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一曲《哀江南》千古流传。

李渔为反盗版举家搬迁金陵，在南京写出著名的昆曲传奇有四十多种，其中《风筝误》至今仍在上演。他的由姬妾组成的职业家班因巡回演出而全国闻名，一本《闲情偶记》也让他成为戏曲理论家。

袁枚一直表示对“可以接群居之欢”的戏曲并不喜欢，但由于其特殊的文坛地位，与他交往的戏曲作家亦不在少数。时至晚年，袁枚终于变成了一位戏曲评论家。他先后阅读了梅斋逸叟、潘炤、徐熾的戏曲作品，还对《西厢记后传》进行详细评点，陆续表达出自己的戏曲理论观点，对戏曲作家影响深远。

民国时期，昆曲甚至唱进了大学校园。曲学大师吴梅在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当时的中央大学任教，他随身带着笛子，一遍吹，一遍唱，开讲“曲选”和“曲律”课。

“九十九间半”是南京城的珍宝。出生在这里的甘贡三从小热爱昆曲，笙、箫、弦、笛样样精通。甘贡三甚至从苏州聘来了“全福班”长住家中，教家人演唱昆曲，他本人专工老生，唱演兼能。1954年，甘贡三主

持成立了“南京乐社昆曲组”，这也是后来南京昆曲社的前身。

至2001年5月18日，昆曲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被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兰苑、南京博物院、江南剧院、各个大学，乃至民间，昆腔遍地。在南京这一昆曲重镇，昆曲早由星星之火渐至燎原了。

不知江月待何人

那天晚上本来想去看《神奇动物在哪里》，怎知后来坐在剧场泪珠滚滚。

就像当代昆剧《春江花月夜》中的张若虚，在明月桥畔被美人辛夷看了三眼，就失魂落魄，引发人生的乾坤大挪移。

身边的小友忽然递给我几张纸巾，当时我还好好的。她母亲忽然问她：“你怎么哭了？泪点这么低……”再看了几眼戏，我转过头去，说：“我也哭了……”泪珠随即滚下来。

观剧持续两个半小时，其中我两次回头看了看全场观众，基本上全神贯注，安静，被牢牢抓住了注意力。

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戏迷从来不会谰赞一部烂戏，也不会放过一部好戏。谢幕时大家拥向台口，大声叫好。

好在哪里呢？那是一连串的感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